



接下来该怎么办？

——当代艺术教育路在何方

◎编者按

艺术教育是什么——辛亥革命之前，中国的大门在洋枪洋炮的硝烟中轰然倒塌，光绪“废科举、设新学”，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政治策略。此时，艺术教育是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附加值；

民国时期，教育部长蔡元培开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所专业的国立美术学校，面对价值标准丧失和物质资源极度匮乏的社会转型时期，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的治学方针。此时，艺术教育成为一种特殊的精神需要，它是现实的止疼剂；

新中国建立后不久，“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观和“新美术必须与人民结合”的革命理想，在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令艺术和艺术教育都变得单一。

文化禁锢逐渐解除，社会发展重新回到它螺旋型上升和波浪式



艺术需要基本功

◎张方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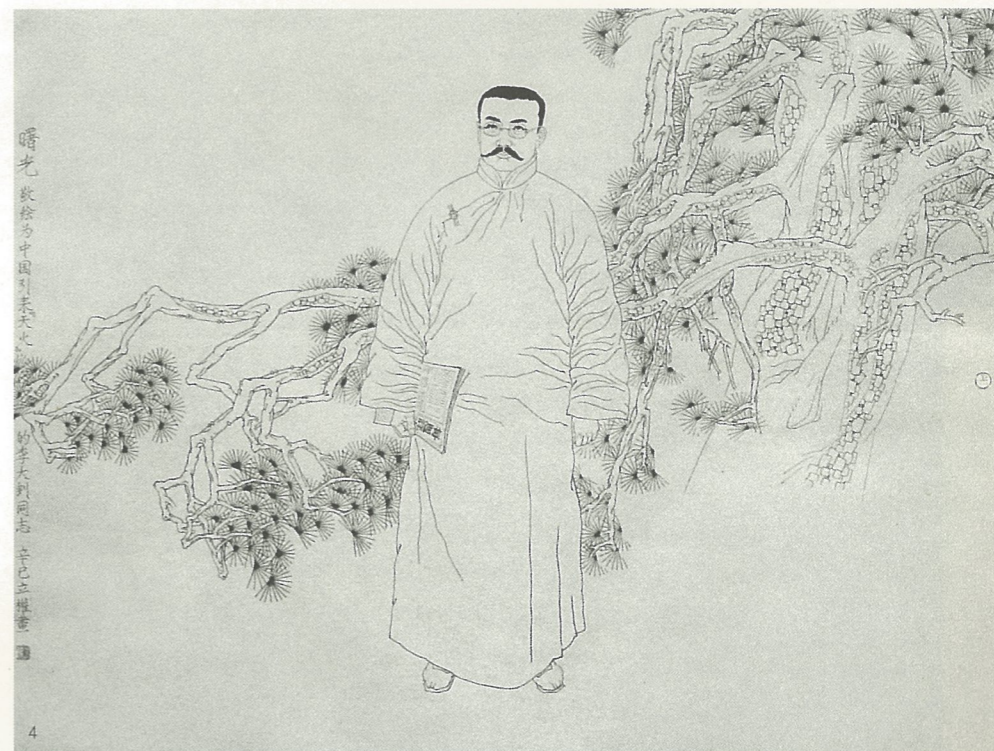
艺术是需要基本功的。所谓的“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强调的就是技巧的精练。没有灵活的手指弹不了钢琴，没有高度的平衡技巧走不了钢丝。同样，美术的叙事与抒情都需要勤奋练就基本功。美国动画片《狮子王》受到不少青少年的喜爱，就是因为“画得好”，无论叙事与抒情都是成功的。那雄狮的威猛，森林的多姿表现得多么淋漓尽致，不具备卓越的造型能力和善于传情的色彩基本功能达到这种效果吗？色彩，一般人认为它更便于传情，即以强调抒情的艺术家更看重色彩，把它视为主要的表现手段。真实叙事也需要“好”的色彩，不管是旭日的壮丽，晚霞的温馨，热调子的浑厚，冷调子的宁静……都离不开色彩多种对比规律的娴熟驾驭与灵活构成，试想，一个对大自然的美景都无动于衷或想表现而力不从心的人能把自己的感受或思想传达给别人？又怎么谈得上与人交流甚至打动观众呢？曾几何时，“写实”成了一个落后的字眼。不少自命不凡的艺术家对写实不屑一顾。写实的过时了吗？只要正视国内外各种美展现场观众的情绪，只要真正愿意与群众用艺术语言交流，只要认真关注社会各种实实在在的需要，只要真正贴近实际，就不难得出中肯的结论。叙事不等于写实，但是，写实是叙事最捷近的手段。人类交往叙事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聋哑人借手势和面部表情也可以“叙事”，但总不如语言方便快捷。写实是建立在朴素的自然形态的表达上，“叙事”是它的与生俱来的“本领”，我们为什么一定要鄙弃它呢？

前不久，从“参考消息”上看到一篇报导：美国一个女画家，仅仅依据知情人提供的几句话就能“精确”地描绘出犯罪嫌疑人的容貌特征。从而帮助警方抓获了五百多名罪犯，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赞扬。她要是没有高度的造型能力能够胜任这一特殊需要吗？这个女画家算不算“大师”无关紧要，至少她是一个对社会极为有用的人。在东京的上野公园，在莫斯科的阿尔巴特大街，我都见过不少街头画家，不管肤色多么不同，都在路人围观下画得从容自信，面不改色的画家，多是有着娴熟的写实技巧的人。

前不久，参加一次学院团委和院关工委联合主办的学生代表与老教授们的交流座谈会，听到有同学发言：“我们年轻，没有大喜大悲的经历，因而作品内容很难与老教师们的作品类比。”（大意）这是很真实很坦诚的话。确实，老教师们在青年以至中年时代伴随着共和国经历过的风风雨雨，是当代的年轻人无缘领受的，更不用说旧中国的屈辱与悲凉。但是，进入21世纪，我

们面对的是同一个世界和时代，所谓“环球同此凉热”，作为中国人，我们有更多的感同身受的一致性。这就是面对北约炸我驻南使馆时，在大学校园里，不管是青年学子或是白发教授都同时发出愤怒吼声，在洪水肆虐时大家又一致向灾区捐献的原因。在风和日丽的日子里我们不也一样的扶着巨轮的栏杆眺望三峡大坝或跨江大桥，打开电视，我们都可以看见山区孩子渴求知识的眼睛或面对城市下岗工人的并不悠闲的生活吗？只要我们不把目光和思考局限于身边琐事，只要我们经常能够想一想学好美术究竟干什么，真正面对现实，关心他人，我们就有丰富的取之不尽的具有广泛社会意义的题材，就可能与群众取得交流与共识。叙事需要准确精练的语言，而即叙述的内容的意义才是第一位的。即能真正打动人的语言不是语言本身，而是语言的内核。当然，再好再深刻不过的内容如果没有明晰确切的语言来表达也是令人遗憾的。

前不久，教育部本科教学水平评估小组的专家们在我院考查结束时的评语中提出“希望加强基础”的意见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尊重专家严肃考查、分析后提出的谆谆建议与“迷信专家”不是本质相同的概念。美术基本功是艺术叙事的语言基础，相当于作家的遣辞造句、成语运用，它们是当好一个作家的起码条件，要当个好画家必须严格学好基础课，既要重视自己思想修养的提高，也要不断提高叙事的语言能力，“严肃对待自己已从事的高尚职业，把创作自由与社会责任感统一起来，认真考虑作品的社会效果，努力创作出更多的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的优秀的作品。”



1. 幔绳缕缕 国画 彭邦一
2. 兰草 油画 钟在本
3. 逝者如斯 油画 张仁贵
4. 曙光 国画 米立权